

運作交待清楚。記得當時的精神是並不想永遠地確定比賽項目，而希望留待以後每年的籌備委員會來決定。而籌備委員會的任務是辦好比賽，並不是爭取贏得比賽的機會。

## 命名：

萬事俱備，只差一個響亮的名字。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兩校代表在清大百齡堂開會討論此事。大家從「清交」（青椒？），一直排到「華通」（貨運公司？），都覺得不夠好。最後有人提到清大有「梅園」，可用「梅」字。接著想到交大也有「竹銘館」，可用「竹」字。歲寒三友到了兩位，確是十分典雅。再接著下來，就是要決定是用「梅竹」或是「竹梅」了。

當時是請在場年高德劭的清大張齡佳（？）教授來擲硬幣。（交大方面並無師長在場）。那時的一元硬幣還未縮水，只比現在的10元硬幣小一點。一面是梅花，一面是蘭花。大家說好擲出梅花就是「梅竹」，擲出蘭花就是「竹梅」...結果就是如此這般決定了「梅竹賽」的名稱。

事後，不少人說「梅竹」要比「竹梅」來得響亮。這也是天意。

## 錦標

命名之後，籌備委員們便開始忙著製作錦標。錦標的設計是到幾所有美術系的大專院校去貼海報徵稿而挑選出來的。選中的是師大一位同學的作品，稿酬好像是2000元。然後交給台北最出名的榮安銀樓製作。這個梅竹錦標是用銅鑄的，有人說乍看之下像是一支倒置的高跟鞋。那時的打算是每年的勝方可在錦標背面刻上類似「1969交大」的字樣，並可保存一年。到次年比賽之前再交還給下一屆的籌備委員會。

記得有幾年交大贏得梅竹錦標時，會將它陳列在圖書館一進門的地方，確是十分風光。

## 感言

梅竹賽就這樣地開始了，很快地演變成爲一項傳統，更是兩校一年一度的盛事。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這些年來遇到不少清大交大畢業的或是在校的同儕。一提到梅竹賽，不論是那一所學校，或是相差了多少屆，都會眉飛色舞地談起一籟筐的梅竹往事。大家記憶中的梅竹賽，已不再是誰輸誰贏，而是大家共同擁有、共同珍惜的一項傳統。

當然，這二十年來，梅竹賽的舉辦偶而也遭遇到一些問題。但是瑕不掩瑜，相信「維繫梅竹傳統」的力量會讓梅竹賽一直比賽下去的。

# 我看交大

## ■林志隆（應數73）

離開交大轉眼已四、五年了，進入社會後，回想起那一段歲月，總覺得那是好長一段寧謐、單純、無憂的日子，那種感覺就像你遇見一位楚楚動人的美女一般不由得想重新去擁抱她、接近她，然而那是太不著邊際的夢想了！

交大是一個最適合求學、成長的地方，那裡有著最富足的一切，包括嶄新的設備，學養深厚、術有專攻的師資、典藏豐富的圖書館以及幽雅、廣闊的校園，只可惜當初在學校時未能體會這些是奢侈、浮華的享受，總以爲大學生活就該“由你玩四年”才不枉這一遭，其實玩也是可以玩，只是在大學生活中一定要確立一個目標，並且要全力貫徹去追求、實現這個目標，這樣當你踏出校門時，才會有踏實的感覺。

交大往好處講，是一個單純，彷彿與世無爭的環境，講難聽一點則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封閉的象牙塔，很容易便與外界脫節而不自知，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造就出來的交大學生大抵純樸有餘，人情世故則大爲不足，這在脚步快速的現代社會中是相當吃虧的。

交大的另一個大缺點在於基本上它提供相當專業化的理、工教育，而非通才，全面人格的塑造與培養。在這方面，我覺得交大人從大一開始就應多充實一些各層面的知識，擴充自己的生活空間及提昇自己的眼界。

譬如大學法，它的精神、意義何在？譬如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趨勢，影響臺灣未來經濟的因素有那些？譬如臺灣環保意識的抬頭等，這些都是身爲大學生、知識份子所必須投入與關懷的。當然多賺一點包case的錢不是不好，多打一些工也不錯，甚至泡號子炒股票也都很好，問題是在大學生活中最值得的做無價的自我投資呢？還是迫不及待的賺些蠅頭小利？

交大真的是很美好的環境，身爲交大人頗引以爲傲。我可以肯定一點“交大絕對是一個金字招牌”，希望交大的學弟妹們能代代傳承將之塑造得更輝煌、更明亮。